

我觉得李笑来OK，我觉得不行

原创 2017-08-11 凉宫四十八 老道消息



01

杨曜睿说他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学习过，但小学和初中毕业考试都是全校第一。高考时，终于失去了幸运女神的眷顾，没发挥好，去了北京的一所普通 211。

大学时候他依然是系里挂科最多的，但比窝在宿舍打刀塔的电竞少年们高明的是，那个时候他已经认识了王兴。他大一就开始创业，后来加入了校内网的团队。融不到资的校内被王兴卖掉后，杨曜睿开始混迹在北京各大互联网公司。

后来比特币最火的时候，中国币圈出了“四大天王”，杨曜睿就是其中一个。

2013年4月，杨曜睿正在海南经营自己的“殊途同归冲浪俱乐部”。他躺在三亚的沙滩上，满脑子都是那个刚听来的叫比特币的新鲜玩意。这一年的头三个月，比特币的市值翻了一倍，达到了10亿美元。当了几年文青、胡子已经拖到胸口的杨曜睿，终于又想起了自己跟王兴混的日子。

他从蜈支洲岛回到了华清嘉园，当年校内网诞生的地方。如今这里变化不大，只是房租翻了几番。他马上组建起自己的矿机团队，前前后后只用了一个月。

ASICME 几十人的团队，有七年经验的软硬件工程师、八年跨国工作经验的海外市场总监，还有经济学博士生和基金经理。他们对外只做一件事，卖矿机。但他们甚至无法自己设计芯片，而要找一个代号“南瓜张”的人去买。

“南瓜张”本名张楠赓，北航博士，也是“四大天王”之一。2013年以前，比特币挖掘者们只需要使用显卡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比特币。那时他就设计出了专门挖掘比特币的FPGA矿机，卖给老外，一年能赚十几万。南瓜张是个动漫宅，他给这矿机起名“伊卡洛斯”，广告图上是动画片《天降之物》里的同名女主角。

2012年美国堪萨斯蝴蝶实验室设计出了ASIC矿机，效率比之前提升数十倍，很快就收到了五百万美元的订单。但蝴蝶实验室做出了矿机却迟迟不发货，而是自己先挖了起来，一时恶评如潮。

南瓜张嗅到了商机，设计出了新一代矿机“阿瓦隆”。他后来说这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，因为当某一方控制超过50%的算力时，就掌控了整个比特币世界，这也将是比特币的末日，他必须站出来阻止。

但是第一批三百台矿机还是卖给了美国人。当时的“南瓜张”已经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团队，其美国市场由美籍华人郭逸夫经营，后来郭逸夫还从六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亿万富翁那里，为阿瓦隆融了两亿美元，用来设计下一代矿机。

阿瓦隆矿机吹响了算力战争的冲锋号。2012年一整年，比特币全网算力翻了一倍。而2013年1月阿瓦隆开始发货后，几天时间里全网算力就再次翻倍。

杨曜睿入场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份，全网算力已经不知道又翻了多少倍。但他顶着“人人网创始人之一”的光环，宣传自己的矿机组装方便，不费电，90天内发货，1-2个月回本。那时谁也不知道比特币还能

涨多久，对于矿工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，杨曜睿的承诺颇具吸引力。

最后推了他一把的是李笑来，“四大天王”之首，号称中国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人。杨曜睿六月份在接受腾讯科技采访时，说自己被李笑来投了，于是上千万的矿机订单就源源不断地来了。六月底，李笑来还和杨曜睿一起参加了品玩比特币沙龙的圆桌讨论，许多人觉得这是李笑来默认了投资杨曜睿的事实。

等到李笑来澄清自己并没给杨曜睿投钱，已经是九月份的事了。当时南瓜张发不出货，一拖就是四个月，杨曜睿的承诺也全部泡了汤。因为杨曜睿不常抛头露面，愤怒的买家们跑到李笑来微博下面骂街。李笑来于是和 ASICME 撇清关系：

“请杨先生慎重处理当前的各种非议。大家都在图利，但最好名正言顺。在此声明：我并未投资 Asicme.....杨先生并不是坏人，只是不知深浅。”

杨曜睿也撤下了淘宝店里所有提到李笑来的宣传语，最后干脆把矿机也下架了，只留下了海南特产大闸蟹，逃离了币圈。

杨曜睿算是幸运的，如今他还能在知乎上回答冲浪和创业的问题，在豆瓣上写写日记回忆学生时代，没人会把他与比特币天王的头衔联系起来。那年“四大天王”里最后一位的烤猫蒋信予，也是卖矿机和算力的高手。烤猫矿机的股票涨到过 5 个比特币，市值超过 1 亿美元，后来又跌到一文不值。

蒋信予本人在 2015 年春节前夕突然失联，从此音讯全无，留下了几万张卖不出去的矿机芯片。有人说是烤猫矿场上的矿机被人偷了，他去打探情况，结果被人绑架了；有人说他只是找个借口跑路，现在已经在新西兰了。

李笑来当初很看好烤猫这个中科大少年班的学生，他在演讲里这样夸过烤猫：“烤猫的股票是目前比特币世界里最值得投资的唯一股票，道理特别特别简单，其它一切芯片生产商和管理者都没有烤猫的脑瓜儿，人家有详细的精算模型，这是数学的问题。”

再加上他的那句“烤猫股票7个币以下随便买”，接盘烤猫股票的投机者前赴后继。但币圈普遍传言，李笑来自己在高位把烤猫的股票都抛了。

2013 年过去了，四大天王只剩下一个李笑来。

02

李笑来有个发小叫罗永浩。

当时罗永浩在延吉六中，成绩不好，留级了一年，刚好等来了转校生李笑来。两人年轻的经历其实不太一样，罗永浩脾气倔，高中便辍学，自己在外打拼；李笑来的人生相对顺风顺水，后来考上了长春大学会计专业。

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野心比较大。罗永浩辍学之后，他俩有一次坐在延吉的马路牙子上晒太阳的日子。罗永浩突然骂了一句，他妈的，

“咱们这辈子总得干票大的”。

1994 年，李笑来念大三，看到长春火车站旁边有个批发市场在招商，便跑去谈合作。他回到延吉老家，与当时已经在闯荡江湖的罗永浩一起，在报纸上登广告，帮批发市场赚了二十多万，自己拿到两万块的提成。

李笑来没要现金，而是在批发市场里选了个位置不错的柜台，卖电脑组装件。1997 年，生意人李笑来做到了金鹰板卡东北地区总代理，有了一些积蓄，不巧父亲一场重病，钱又花光了。

最后罗永浩给李笑来指了条明路，去新东方当老师。罗永浩之前跟李笑来倒腾过一阵子电脑配件，还是没赚到钱，于是苦学了一段时间英语，还在简历里说自己当过一段时间传销讲师，顺利入职新东方。不过后来跟罗振宇访谈的时候他澄清，其实是吹牛，没讲过。在新东方里，还没过 30 岁的罗永浩被人喊作老罗，凭借一套老罗语录，成了网络红人。

和罗永浩当时试讲三次才通过不同，李笑来一次就过关了，还在学生打分环节拿到全校最高分。所以现在李笑来在得到上开个专栏，轻轻松松就能卖几千万，他有这个底子。

但真正让李笑来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，还是比特币。

2011年，罗永浩忙着在电影里打自己的脸、在微博上砸别人的冰箱时，李笑来悄悄买了几万个比特币，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刚过1美元。

两年后比特币涨到几千块钱，李笑来靠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玩意，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。他接受央视采访，说自己有六位数的比特币，一举成为币圈膜拜的对象，四大天王之首。

从此，李笑来的身边围绕了不少散户，不过那些听李笑来话的散户，多半没赚到钱。比特币在2013年底涨到了高点8000块，李笑来写了篇《握住你的比特币》，结果比特币一路跌到了2000块，割肉赔钱的人纷纷跑去骂李笑来。后来李笑来说“这一轮下跌远未结束”，结果比特币一波反弹涨了回去，没能抄底的人也跑去骂李笑来。

李笑来不会像罗永浩那样，赤膊上阵，跟黑子们去直播辩论。他尽量输出平和的态度，既说过“我从第一天就觉得比特币靠谱”，也说过“比特币风险很高，大家要慎重”，倒是反衬出市场的浮躁了。

罗永浩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，为此他拍微电影、在全国巡回演讲，给自己坐实了这个设定，成立了锤子科技。但当年气势汹汹要颠覆手机行业的锤科，如今也去搞人工智能了。

李笑来则说自己是“比特币脑残粉”，买比特币只为投身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，不计较一时的涨跌。李笑来有次发帖说自己“半夜被一泡尿憋醒”，看了眼手机，发现比特币一晚上就涨了800块，感叹“世界疯了”。有人回复：“没想到笑来老师也盯盘啊。”

今年坚果pro发布会，你们都知道老罗走心了，说了些煽情的话。可是币圈的公众号都在转发什么呢？“罗永浩发布会哽咽时，他的好友李笑来凭空赚了两亿”。当时比特币冲上了一万元大关，熬过了2015年的寒冬，币圈上下无不兴高采烈，也因此口不择言，承认了这钱是大风刮来的。

币圈大V普遍学习了这种在理想和投机之前一键切换的技能。同样靠比特币当上天使投资人的宋欢平，有一次和李笑来等人喝到微醺，发了条微博：“所有大V脱了衣服都一样……其实大家都是孩子，央行你牛，我们怕，我们就喝酒吃肉，你别拦着我们。”

那是 2014 年 3 月，央行禁止银行为比特币交易平台提供服务，许多人感觉世界末日到了。

但央妈转了一圈就走了，于是币圈继续喧嚣着。看着攥着大把比特币的人可以喝酒吃肉，眼红的人觉得再炒出一个“比特币”似乎也不是很难。于是山寨币蜂拥而至，互相抄一下代码，就诞生了“质数币”、“夸克币”、“元宝币”、“苹果币”等几十种数字货币。他们大多在 15 年的比特币暴跌中销声匿迹了，留下了许多血本无归的炒币者。

以太坊刚出来的时候，炒币者们只是觉得，这是又一个来骗钱的山寨币罢了。

03

维塔利克·布特林是个 90 后，李笑来帮批发市场招商那年，他出生在了俄罗斯。6 岁就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的他，在 2011 年开始为《比特币周刊》工作，那时他才 17 岁，是个天才程序员。

但维塔利克说自己不是一个比特币信徒。他挖过几枚比特币，还用它们买了一件 T 恤，现在这件早就被他扔掉的 T 恤已经价值十几万块了。

2013 年 10 月，比特币涨到了几百美元，与此同时，使用比特币进行交易的暗网黑市“丝绸之路”被 FBI 捣毁，“比特币洗钱”的议论此起彼伏。维塔利克看到了比特币的成功，也看到了比特币的局限。年末，他创立了以太坊。

比特币伴随着新的区块产生，区块内记录比特币的交易信息，区块之间通过链相互沟通，形成区块链。但只用来运行比特币程序，对于区块链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，就好比大家都住在了地基里，没人想着去盖房子。

以太坊则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平台，是区块链上的安卓系统。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以太坊的服务，在以太坊系统上开发应用。现在，以太坊改造后的地基上，已经有 200 多座应用大厦被搭建起来。

2014 年 5 月，维塔利克第一次来中国，是要参加北京的比特币峰会，而这个峰会的主席正是李笑来。维塔利克说自己在中国“只看到了矿工和交易所，没什么有趣的。”

就在这次峰会上，李笑来还让大家“Keep Mining”、“买个矿机放在那里开着，哪怕挖不出币来，这是一种姿态”。

确实，两年间比特币网络的算力涨了 1.2 万倍，大部分人最后都只剩下姿态了。曾经控制了全网 30% 算力的烤猫，被稀释到 1% 都不剩，黯然退场，一同离开的还有许多个体户矿工。在这个中国比特币的迷惘年代，李笑来也说“不要和周期对着干”，闲下来写了一篇《写给女性的性高潮指南》，广受女青年好评。

2015 年 10 月，维塔利克再来中国时，峰会的主题已经从比特币变成了区块链，为此他专门学会了中文，在会议上不再需要翻译。

不过这次的峰会上没有李笑来的身影。面对区块链，那时的李笑来似乎并不很感兴趣。他在 2015 年 12 月的《比特币世界简明生存指南》里说：“在我眼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区块链技术，这个概念太扯淡了”。文章主要还是在教大家怎么炒币，以及推广自己门票 999 元的私密群。

结果这边李笑来刚说完，国务院的十三五规划里，区块链就被列为了重要发展方向。杭州市在西湖区建了个区块链产业园钱江西溪和景，与浙江大学隔山相望。鲁冠球的万向要在七年里投资 2000 亿，和以太坊合作，在萧山建一个创新聚能城，城里全都得用区块链技术。

今年 3 月，微软、英特尔和摩根大通等几十家巨头成立了以太坊企业联盟，联合开发基于以太坊的企业级区块链项目。就算是不关心区块链的人，也感受到了矿工们的热情，用来挖以太币的显卡纷纷涨价，甚至有人在代工厂门口高价抢货。

就连普京都亲自接见了维塔利克，希望能和以太坊密切合作。看起来应该很靠谱了，虽然普京有一个不良记录，他还见过贾跃亭。

其实李笑来当年未必真的不看好区块链。可一旦承认了区块链的重要意义，比特币的地位就从一个改变世界的发明，变成了一个为区块链探路的试验品。李笑来毕竟自封过“比特币脑残粉”，可能抹不开面子，但也错失了第一波风口。

不过他和另一个天才程序员 BM 私交甚好，而 BM 当时已经在做区块链社交平台 Steemit 了。这个项目市值最高的时候接近四亿美元，在 2016 年初，跟知乎的估值不相上下。李笑来后来还说过，Steemit 的点子，是他给 BM 打电话的时候告诉后者的。

知恩图报的 BM 给了李笑来回到风口的机会。普京接见维塔利克时，BM 刚好带着区块链项目 EOS 跑到北京来找李笑来。这次李笑来不再觉得区块链是扯淡了，他没有犹豫，表示“要多少钱你们尽管开价”。

BM 和维塔利克是老对手。当年 BM 做了一个号称“比特币2.0”的比特股，李笑来还参与了投资。结果比特股被维塔利克抓出不少 BUG，BM 只好低头认错进行修改，用的还是以太坊的解决方案。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梁子，之后 BM 经常对维塔利克的以太坊说三道四。

这次 BM 拿出的 EOS，则是“以太坊2.0”，宣称能解决以太坊存在的问题，取代以太坊的地位。为了表示他们的信心，EOS 发起了一场不设上限的 ICO。

ICO，首次代币发行，本质上就是用数字代币来众筹，从而发行新的数字代币。它对标金融市场的 IPO，只是把中间的 Public 换成了 Coin。ICO 避免了用法定货币进行融资的法律问题，本身是个好的孵化模式，以太坊就是靠 ICO 的三千万美元做起来的。

但有了 ICO 之后，圈钱就更容易了。当初做山寨币的骗子，还要抄抄代码，至少得让程序运行起来。如今只要建个网站个抄白皮书，钱就先到账了，至于将来新代币上线交易之后的价值几何，或者到底做不做这个东西，那就知道了。

更普遍的做法是，在新代币上线交易之后想办法拉一波价格，吸引更多人投资，然后伺机套现，只剩下那些闻风而来但为时已晚的韭菜们，被割得干干净净。

国内有个很热门的 ICO 项目叫量子链，在白皮书里说自己“完美地结合了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优点”，李笑来也投了它，它通过 ICO 募集了 2200 万。

但很快，有人发现量子链的程序代码，不过是把比特币、以太坊和点点链三份开源代码放在了一起而已，代码是完美结合了，但程序跑不跑得动还不知道。于是有人开始怀疑，还有人写了《珍爱智商，远离“区块链”》这样的文章讨伐。

04

币圈里有人讲过这么一个段子：

李笑来有很多好想法，而他最好的想法永远是下一发；BM 有很好的技术，而他最好的技术会用在下一个项目。

BM 这些年，做着做着比特股，跑去做 Steemit 了；一边做着 Steemit，又开始做 EOS 了。从“比特币 2.0”到“区块链社交”再到“以太坊 2.0”，每次他提出的都是行业内最好的概念，却从来没做出像以太坊这样真正让人服气的项目。这些项目背后大多都有李笑来的投资。

李笑来这些年投资或参与的项目，也大多保持虎头蛇尾的良好家风。最早投资烤猫，说烤猫是比特币世界里唯一值得投资的股票，之后烤猫崩了。后来帮朋友赵东的矿机站台，说“早知道赵东要做矿机，就不会有去年杨曜睿的事儿了”，后来赵东的矿机没做成，隔了一阵子才退款，也因此有人觉得他们空手套白狼。

2014 年数字货币交易火的时候，他投了比特沙和币付宝，还都挂上联合创始人名字，夸比特沙是“比特币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意义的银行”，希望通过币付宝“让更多人参与到比特币世界里来”。而就在 EOS 的 ICO 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比特沙和币付宝的官网悄悄挂上了停运公告，公告里还不忘引导用户去关注李笑来的新项目“INBlockchain”。

从造币时代到 ICO 时代，李笑来投资或参与过大大小小非常多的项目，但就是漏掉了最有价值的以太坊。

他在上个月一次分享里提到自己当初为什么不看好以太坊，说是因为它违背了他个人遵循的设计原则，“我比较抵触一个去中心化的项目以中心化的方式运营”。但他也承认，这是他少数“握不住的资产”。如果当初他投了以太坊，他在区块链圈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争议了。

所以当他现在积极投身 ICO 浪潮，推 EOS 和 Pressone 的时候，币圈的玩家当然也可能会担心这是他又一波高开低走的操作。

EOS 可以说是“李笑来最新的想法和 BM 最新的技术”又一次火花四溅的碰撞。它的 ICO 规则很有特色。

一般的 ICO，众筹币与新币的兑换比例是固定的，会在项目说明中说明。但 EOS 的 ICO 过程中，每天发放的 EOS 币数量是固定的，如果当天参与众筹的人越多，每个人分到的 EOS 币就会被稀释地越厉害，EOS 币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。而且它的 ICO 是不设上限的，一般的 ICO 都会有一个众筹上限目标额。

那么 EOS 到底能不能取代以太坊呢？目前 EOS 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应用，是李笑来自己的项目 Pressone。

李笑来说他要靠 Pressone“重建整个互联网”，但这个项目不提供白皮书，一年以后才会发布。这意味着一年以内没人能清楚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只能闭着眼投，投进去的钱在一年之内也无法套现。

即便是这么苛刻的规则，Pressone 发售新币种 PRS 币的 ICO 过程中，开始 4 个小时就已经入账价值 4.7 个亿的数字代币，不到三天就达成了 2 亿美元的众筹目标。而且 Pressone 最先公布接受的代币是 EOS，这拉动了人们购买 EOS 币的需求，也让后者增值了。

也就是说，一个连白皮书都没有的项目，筹得了价值 2 亿美元的代币，还顺带帮李笑来所投资的 EOS 涨了值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一年后新币上线交易的时候，团队再用当初收回来的 BTC 和 EOS 拉拉

盘子，等更多投机者或者对风险理解不深刻的散户到位，再找机会高位套现，离场，留下一波被割剩渣渣的韭菜，之后团队还可以继续开发第三个新币种，允许用 EOS 和 PRS 认购……

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庞氏？

当然，这只是如果。

这个事情的风险不是李笑来做才有的。本质上所有的 ICO，如果有意为之，都可以被设计成一个精美的庞氏骗局。

也有不少人一边骂着李笑来，一边给 EOS 和 Pressone 或者其他 ICO 送着钱。他们不是傻，而是自信，相信自己能在高风险之下获益，哪怕割韭菜也割不到自己头上。要知道当时出了抄代码丑闻的量子链，在后来正式开放交易之后，不到十天价钱就翻了一倍。

平心而论，李笑来团队的能力和背书，绝对是这一波区块链潮里的佼佼者了。而且李笑来从来不宣扬自己的项目稳赚不赔，反倒经常提醒大家“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”。

但如果这个行业真的破裂了，李笑来作为比特币和区块链的 icon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机会也是很大的。

去年大爷大妈们被 P2P 割了一波韭菜。东虹桥金融跑路之后，被骂得最惨的却不是背后进行运作的公司，而是代言人黄晓明，“我是你的粉丝，因为相信你才买的，你得给我赔钱！”上周日郎咸平在台州演讲，结束后被一群“泛亚诈骗事件”的受害者围追堵截，扭送派出所，只因为当年他给泛亚站过台。

李笑来还有名声和地位的包袱，圈内做的比他野的人多的是。听说现在已经有大妈买菜路上被拉去听区块链的路演，握着手上“一周翻 30 倍”的小广告去银行取钱参加 ICO，这些人可不会仔细看李笑来那篇《区块链世界简明生存指南》。

但等到他们上了当，赔了钱，回过头想找个人骂的时候，也只能找到李笑来：你当初开口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是个老江湖呢！

中国散户真的很严格。



「查看凉宫四十八历史文章」

国产单机游戏 | ACE | 杨永信

